

方言之美

都可以便宜不少。所以，我來到上海就很積極主動地學說上海話。學說滬語是融入上海這座城的一道門檻，否則就像被一道高高的屏風隔離開來。學說方言其實和學習外語一樣，秘笈就是不要怕出醜，要敢於開口，多說多練就流利了。學會了上海話，打消了心裏的自卑感和孤獨感。附加收穫是當年流行的海派清口表演，聽來毫不費勁。甚至跟着上海人去聽滬劇，海派獨腳戲，也基本沒有聽力障礙，像獲取了海派文化的通行密碼。

上海是個海納百川的都市，隨着外地人的井噴湧進，上海話漸漸式微了，普通話成了這座城市的主要溝通語言，連上海本地人的孩子在家和學校裏也習慣講普通話了。所以《愛情神話》的橫空出世，讓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倍感激動，「白相」「哈想八想」



▲電影《愛情神話》海報。 資料圖片

「羅裏吧嚟」「十三點」……當熟悉的鄉音在大屏幕上大放異彩，上海觀眾們紛紛感嘆漸漸遠去的上海話又堂堂正正回到了客廳，方言裏蘊含的地方特色，是這座城磨滅不了的人文情懷。可以說，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不讓自己的方言沒落，就是其包容性的具體體現之一，也是強大自信的體現之一。

《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說起滬語寫作，曾引用過古人的一句話——「愛以閒談而消永晝」，意思就是，我們喜歡用閒談來消磨時光，這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審美方式。如果把故事情節比作藝術作品的筋骨，那麼用方言來閒談便是藝術作品的血肉。方言的魅力在於親切、生動，有活色生香的煙火氣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方言是我們對家園的眷戀和鄉土的聯繫。保護方言特色也是文化傳承的一部分，就像如果沒有粵語對白的加持，港片就失掉了原汁原味，觀影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了。

時地人

梁貝爾

清空了籠子，
是時候填飽肚子。



如是我見

陸小鹿

近些日子，疫情時有起伏，索性安心宅在家裏讀書、觀影。前個周末，重溫了《愛情神話》，看得仍是「交關開心」。尤其片中全程採用上海方言，聽得好上頭。一直覺得上海人普遍滿意閩值高，輕易不會給出掌聲，《愛情神話》之所以贏得眾人的青睞，竊以為，方言台詞功莫大焉。整部影片，歸納起來就是用上海話講了個上海味道的愛情故事。演員們操着一口地道上海話，俚語、諧音梗、一兩句不輕不重的粗口，聽來親切有加，有如我們自己的身邊人。

實際上，採用上海話做台詞，《愛情神話》不是第一部，《羅曼蒂克消亡史》、《色·戒》、《海上花》……都穿插着上海話台詞。不過，全程都是滬語對白的電影非常鮮見，在此可以感受到邵藝輝導演的自信和果敢，如同金宇澄的小說《繁花》，通篇以上海話寫成，依然不乏外地粉絲讀得津津有味，方言的獨特魅力確有穿透時空與地域的力量。

我是上世紀末移居到上海的。彼時，會否說上海話是衡量地位的一把標尺，會講上海話在當時是頗有優越感的，連去菜場買菜



尊之小考(四)

青銅尊到戰國時期已漸漸淡出主流社會，淡出大規模的祭祀活動，但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於湖北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鏤空蟠螭紋尊盤」。

初看有些不懂，不明此器為何物，為何

爬滿了數也數不清的蟠螭，互相纏繞，分不清哪條蟠螭臥在哪裏，見首難見尾，見尾難見頭，彷彿一群大小不一的蟠螭久在「蛇洞」，突然湧出洞口，都在拚命向外遊蕩。而那隻立於盤中央在龍蛇之中的尊，尊口一圈全部都是鏤空的蟠螭紋，尊的頸、腹、圈足上是細密如麻的蟠螭紋。這到底是尊什麼樣的尊？在尊頸周圍鑄有四個立雕的伏獸，其形狀似正在吐芯的怪獸；像蛇但分明有四足，像龍但分明無鱗無角，像獸但似乎正欲飛騰；其下還各有兩個扁形立雕變龍支撐。其狀如牛，蒼身無角，只有一足，《山海經》上記載：「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尊下有四夔鎮守，其意何在？其尊何尊？

有專家細數過，通高三十點一厘米的尊上鑄有二十八條龍，盤上鑄有五十六條龍，尊盤盤繞着八十四條龍；「真龍」之外，還飾有玲瓏剔透的三十二條蟠螭，八十條蟠螭把尊和盤圍騰得雲水飛揚。蟠螭是神話傳說中的幼龍，無角之龍，八十條都能做得條條出彩，可見當時青銅器的製作工藝。這百餘條大小龍蛇皆騰雲駕霧，皆張牙舞爪，皆躍然欲出。由此可見，用「失蠟法」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然爐火純青。

曾侯乙尊盤的珍貴，幾乎給曾國帶來「殺身之禍，亡國之災」。曾侯乙尊盤是諸侯國曾國的傳國之寶、鎮國之寶，從先君一直傳到曾侯乙手中，每逢祭祀大典方請出來，為一睹真容，鄰近的諸侯國都紛紛派使者前來祝典，特別是相鄰的楚國，不但派出陣容龐大的代表團，還多次要求曾侯乙能把這尊青銅盤送到楚國展出，讓楚國君臣上下都能與尊同樂。

楚國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大國強國也。寡人無罪，寡人懷璧；曾人無罪，曾人有尊。於是楚軍大兵壓境，常常尋釁滋事，楚王舞劍，意在曾尊。但曾侯乙尊盤是曾國的命根子，尊在則國在；楚國雖大，但一時難以下口，時時覬覦，成為曾、楚兩國之間揮之不去的隱患。終於楚國找到了開戰的藉口，大軍壓境滅掉曾國，把曾國的王室翻得底朝天，在曾國大索數十天，但卻未得到曾侯乙尊盤，因為曾侯乙早已看出楚國的狼子野心，在他死時就秘密下葬，把這尊國寶帶入到地下；兩千四百年後，才在位於原曾國的湖北隨州城西兩公里擂鼓墩東團坡出土。曾侯、楚王都早已煙消雲散，但曾侯乙尊盤尚在！

戰國以後，青銅尊漸行漸遠，到秦漢時似乎已退出歷史舞台，突起原因何在？曾侯乙尊盤極可能是青銅器尊的光輝謝幕，是夕陽西下的最後一道光彩。但因青銅器酒尊而產生的禮器、祭器卻與世長存，尤其是因尊而產生的「尊」字，尊文化則流芳千古，亙古不滅……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容，鄰近的諸侯國都紛紛派使者前來祝典，特別是相鄰的楚國，不但派出陣容龐大的代表團，還多次要求曾侯乙能把這尊青銅盤送到楚國展出，讓楚國君臣上下都能與尊同樂。

楚國曾是春秋五霸之一，大國強國也。寡人無罪，寡人懷璧；曾人無罪，曾人有尊。於是楚軍大兵壓境，常常尋釁滋事，楚王舞劍，意在曾尊。但曾侯乙尊盤是曾國的命根子，尊在則國在；楚國雖大，但一時難以下口，時時覬覦，成為曾、楚兩國之間揮之不去的隱患。終於楚國找到了開戰的藉口，大軍壓境滅掉曾國，把曾國的王室翻得底朝天，在曾國大索數十天，但卻未得到曾侯乙尊盤，因為曾侯乙早已看出楚國的狼子野心，在他死時就秘密下葬，把這尊國寶帶入到地下；兩千四百年後，才在位於原曾國的湖北隨州城西兩公里擂鼓墩東團坡出土。曾侯、楚王都早已煙消雲散，但曾侯乙尊盤尚在！

戰國以後，青銅尊漸行漸遠，到秦漢時似乎已退出歷史舞台，突起原因何在？曾侯乙尊盤極可能是青銅器尊的光輝謝幕，是夕陽西下的最後一道光彩。但因青銅器酒尊而產生的禮器、祭器卻與世長存，尤其是因尊而產生的「尊」字，尊文化則流芳千古，亙古不滅……

小說寫來寫去寫的都是作者自己



燈下集

張紹剛

作者是我的好朋友，我總稱他謝老師，有尊重與客氣，更多是戲謔。謝老師常有當教書先生的念頭，卻始終未能成行，迄今為止也沒有執過一天教鞭。二十年前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那時候我也還在央視做着一檔法制節目，所以，我們時常見面，時常聊天，聊的多是看到的、聽到的案例。他性格耿直，口沒遮攔，看到判決不公的案件總咬牙切齒、拍桌子摔板櫬，又同情心氾濫，每每遇到上訪的人，必出手幫忙，結果屢屢碰壁，搞得心灰意冷、垂頭喪氣。我當時就料定他待不長久，一個熱情洋溢性情中人怎會得了冷眼旁觀的理性事？

果不其然，他去讀書了，讀的是文學，拿了博士學位後，就去做出版了。

這是適合他的。他本來是編輯出身，曾經很風光地編過不少暢銷書，還辦過幾本頗有影響力的雜誌，到法院系統轉了一圈，還是回到了老本行。

編書，他倒是做得風風火火，一個人，愣是做起了一家出版社。

說一個人，是不對的，出版社剛辦時，確實只有他一個人，所有家當，都在他隨身背着一個書包裏，沒人，沒錢，沒地方辦公，一窮二白，好在他有人緣，有朋友。

沒過多久，一些我認識或者我聽說的人，就追隨他而去。

追隨也不見得準確。不少朋友一定是被他「裹挾」或者「生拉硬拽」去的。他向來是一個對外人慷慨大度、對朋友「殘酷無情」的傢伙。

與他關係越鐵，他壓榨得越起勁，越肆無忌憚。

我就曾多次被他叫去參加他們的選題論證會，對他們將出的選題品頭論足、出謀劃策，尤其是他們草創時期，我們這幫朋友要不遺餘力，白搭時間、白搭精力、

白搭車費，看到他們窮得可憐兮兮的，有時還要白搭些咖啡和茶。

好在他們的書做得委實不錯，如一股清泉般觸動了文化人的脈搏，出版社由寂寂無聞到異軍突起，也就幾年的時間。

我自然成了出版社的常客。

在這裏，能聊好玩的天，能見有趣的人，最主要的，能第一時間讀到一些好書。

謝老師在人文社科出版領域努力耕耘的同時，還矢志不渝地堅持出版推理小說，這或許有一些他曾在法院系統工作過的情懷，但更多的還是基於熱愛。

我也是推理小說的愛好者。

每次見面，我們總少不了聊這個話題，他對想要引進的一些海外的作品，會徵求一下我的看法，看到國內有寫得不錯的稿子，偶爾也會給我看看，讓我幫着提提意見。

他到香港工作後，出版社那邊我也就較少去串門了，不過，他還兼着那套推理小說的主編，還在努力幫出版社找作者策劃着選題，我們有時也會聊一些作品，聊聊各自看到的自認為還不錯的稿子。

我不記得《黃雀》這部書稿是他主動

給我看的還是我問他追要的。

看到題目，我不免先入為主地說了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不洩底了嗎？」他憨憨一笑：「你先看，看完再下結論。」

我確實是一口氣讀完的，小說寫得很通暢，如行云流水般，讀得人激情澎湃又酣暢淋漓。

很多人寫故事，喜歡故弄玄虛。有時候為博眼球，抑或是為了炫技，硬要把個好端端的故事講得七彎八繞、支離破碎。這部小說則不然，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過多的矯飾，就拿故事說事，環環相扣，跌宕起伏，每到關鍵節點，自以為「是」時又突然出人意外，細思默想，一切卻又在情理之中，讓人暗暗叫絕的同時，感慨萬千又回味無窮。

而且，作品有很強的文學性，字裏行間穿插着一種情緒，或者是暗含着一種力量，也就是在讀完後，我才恍然明白小說取名《黃雀》原來另有一番深意。

「這確實是一部能打動人的小說。」我對他說。那時我完全不知道這小說出自他之手，我壓根也沒有想到他竟然寫了小說。

雖然，我不否認他有這個能力。一個做了二十多年編輯的文學博士，對文字的駕馭能力自然不在話下，他過去出版的兩部學術專著我都認真讀過，我也見過他過去寫的一些文學性的小文章，但寫小說是另外一回事。

說實話，如果不是他讓我寫序，我還蒙在鼓裏。因為按照與出版社的約定，書稿正式出版前，外請審稿者既不能將內容外漏，也不能私下與作者溝通，何況，他給我看的稿件上根本也沒有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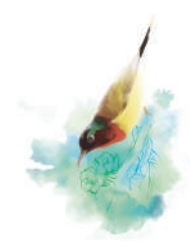
「如果讓作品再殘酷一些，小說會不會更有衝擊力？」我似乎跟他說過這樣的話，請他向作者轉達，直到落筆寫這篇序言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朋友謝老師做事雖然雷厲風行，對朋友也總吆三喝四，但內心不是一個冷硬的人，這作品，恰是他的風格。



▲謝剛著《黃雀》。 資料圖片

動人的絲竹之音

HK人與事 朱昌文



應資深傳媒人、書法家陳杰文的邀請，在剛過去的中秋夜到大會堂欣賞了一場精彩動人的音樂會。活動由歷史悠久的宏光國樂團為建團六十周年而主辦，音樂會取名「嘜鳴六十秋」，蘊含「嘜其鳴矣，求其友聲」之意涵，比喻為朋友志趣相同，同氣相和。在疫情仍然持續的當下，有機會享受一頓豐盛的「音樂盛宴」，可算是一樁賞心樂事。

這個音樂會樂手演奏的多首樂曲都是傳統或加以改良創新的中樂作品，節目包括：大合奏《秋》，陳杰文的低音二胡獨奏《二泉映月》，林澤延三弦領奏的《弦子韻》，梁永健的管子獨奏《江河水》，朱文昌的笛子獨奏《鷹之戀》，黃曉晴的二胡獨奏《新婚別》，李昀俊領奏的揚琴協奏《四川將軍令》，林楚文領奏的琵琶協奏《月兒高》，以及大合奏《天行健》等，末尾「安哥」時還加奏了應景的廣東音樂《花好月圓》和《彩雲追月》，幾乎都是普羅音樂愛

好者喜聽的樂曲。當晚大會堂音樂廳座無虛設，氣氛熱烈，掌聲不斷，顯見整個演出是成功的。

看當晚音樂會為數六七十位樂手的雄厚陣容和他們精湛的演奏技巧，如果你不知宏光是一個純業餘的音樂團體，可能還以為它是一個專業的中樂團。台下觀眾眼睛所見，耳朵所聽，相信都會認為樂手們的造詣精湛，他們皆認真力求完美演繹樂曲的主題內容。而作為樂團靈魂的三位指揮郭健明、黃俊彥及蘇紹勳功不可沒，他們對作品內容高度理解，通過個性化的手勢語言傳遞給表演者，令他們能準確地表達樂曲的精粹。

相信每位音樂愛好者都會有他特別愛聽的歌曲或樂曲，當晚我最為欣賞的樂曲首推陳杰文的低音二胡獨奏《二泉映月》。《二泉映月》是中國民族音樂文化寶庫中一首享譽海內外的優秀作品，它是中國民間音樂家華彥鈞（阿炳）的代表作。這首樂曲自始至終流露的是一位飽嘗人間辛酸和痛苦的

瞎眼藝人的思緒情感，作品展示了獨特的民間演奏技巧與風格，表現了中國二胡藝術的魅力，它拓寬了二胡藝術的表現力，曾獲「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作品獎」。

要完美演奏這首膾炙人口的二胡經典名曲絕不容易，但陳杰文並無令人失望，他用音色低沉雄厚的低音二胡演奏，切合曲中表達的憂傷或憤懣情緒，加上一位樂手的揚琴伴奏，令樂曲音色更加豐富。當他演奏完畢，觀眾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可見他是受到大家讚賞的。說起這位平時喜穿一套中式白布襯衫、顯出一介「書生」形象的資深傳媒人，筆者與他有過在同一家報館共事多年之誼，只知他文章寫得好，書法出色，每當我乘車經過銅鑼灣維園，看到對面香港中央圖書館大樓門外正中「香港中央圖書館」七個毛筆行書大字，字體遒勁飄逸，就記起這是陳杰文題寫的佳作，雖然沒有署名。以前我不知道，陳杰文除了書法和攝影藝術了得之外，他還是一位造詣湛深的二胡樂手，直到

那晚在大會堂音樂廳才見識到了，心裏不禁認同他的一些朋友尊稱他為「才子」。

說回主辦這個音樂會的宏光國樂團，它對推動中樂在香港的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值得大書一筆。宏光國樂團正式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以「宏揚國韻，光大漢聲」為宗旨，為發揚中國音樂而努力。成立至今薪火相傳長達一甲子，成員增至超過三百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〇年十年間，宏光國樂團曾在香港大會堂先後舉行過三十一場音樂會，平均每年三場。此後幾十年，宏光國樂團一直堅持努力不懈，繼續發展，一直活躍於香港樂壇，成員人才輩出。今年，香港大會堂建成啟用六十年，宏光國樂團在這裏舉行建團六十周年音樂會，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宏光參與和見證了香港過去半個多世紀演藝事業的發展，二是它自身的發展壯大，又讓眾多音樂愛好者見證了一個民間中樂團在這個華洋共處的城市如何靠自力耕耘取得了輝煌成果。

那晚在大會堂音樂廳才見識到了，心裏不禁認同他的一些朋友尊稱他為「才子」。

說回主辦這個音樂會的宏光國樂團，它對推動中樂在香港的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值得大書一筆。宏光國樂團正式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以「宏揚國韻，光大漢聲」為宗旨，為發揚中國音樂而努力。成立至今薪火相傳長達一甲子，成員增至超過三百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〇年十年間，宏光國樂團曾在香港大會堂先後舉行過三十一場音樂會，平均每年三場。此後幾十年，宏光國樂團一直堅持努力不懈，繼續發展，一直活躍於香港樂壇，成員人才輩出。今年，香港大會堂建成啟用六十年，宏光國樂團在這裏舉行建團六十周年音樂會，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宏光參與和見證了香港過去半個多世紀演藝事業的發展，二是它自身的發展壯大，又讓眾多音樂愛好者見證了一個民間中樂團在這個華洋共處的城市如何靠自力耕耘取得了輝煌成果。